

外国史学名著选

主編 吳于廑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选

商 务 印 书 馆

K126

8

外国史学名著选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选

王绳祖 蒋孟引译

商务印书馆

1964年·北京

本书供高等学校历史系学生使用。

外国史学名著选

吴于廑主编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选

王绳祖 蔣孟引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京华印书局印装

统一书号: K11017·228

1964年8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64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字数 50千字

印张 2 8/16

印数 1—7,000册

定价(8) 0.30元

前 言

高等学校历史专业設有史学名著选讀一課，其中包括外国史学名著选讀。本书的編譯，即为适应这一課程的需要，目的在使學生略知若干重要的著作的內容，借以扩大学术眼界，为批判地接受外国史学遺產提供資料。

本书选择的西方史学名著有：希罗多德，《历史》；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史》；李維，《羅馬史》；塔西陀，《編年史》；馬基雅維里，《佛罗伦薩史》；服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吉本，《羅馬帝国衰亡史》；米涅，《法国革命史》；梯叶里，《第三等級的形成及其发展史論》；普萊斯苟特，《墨西哥征服史》；朗克，《教皇史》等等。对于每种名著选譯約三至五万字，大体上首尾一貫，成一单元。各书中所选譯的或为原书中著名章节，足以代表原书特点；或为原书中所述的某一重要方面，有利于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識。每种都有著者簡介，扼要介紹著者生平，重要著述，史学观点以及学术影响等，也附帶說明譯者所据版本或其他文字譯本。为便于学生閱讀，譯文中某些典故、制度、人物等为一般教科书中所不常见者，酌加附注。附譯旧注或原注繁冗为初学所不需因而删除者，亦由譯者分別說明。

由于各书选譯完成時間有先后，第一次印刷时，暫就已完成者先行分册付印。

吳于廬

1963年3月

目 次

爱德华·吉本简介.....	3
《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十五章：基督教的成长及原始基督教徒的情操、风习、人数和情况.....	7
译名对照表.....	69

爱德华·吉本簡介

爱德华·吉本于 1737 年生于英国伦敦附近普特奈鎮一个拥有大地产的资产阶级家庭，七岁习拉丁文，十二岁就讀于西敏寺学校，十五岁入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他在莫德林学院时加入了天主教。父亲不喜，命去瑞士洛桑，就学于一个加尔文教的牧师。一年以后，他改信新教。1758 年，吉本返英，用法文写成《論文学研究》一书，于 1761 年出版，受到欧陆讀者的欢迎。这时，他开始考虑撰著历史的計劃。1764 年，他往意大利游历。他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在 10 月 15 日那天，当我坐在卡庇托尔废墟上，独自冥想，而赤着足的托鉢僧正在朱辟特神庙中齐唱夜祷歌辞，編写羅馬城的衰亡史的意念初次浮上了我的心头”。之后，他曾游历那不勒斯、威尼斯、韦罗纳等城。1770 年，所著《关于維吉尔作品阿奈德第六部分的批判研究》出版。是年，吉本的父亲去世，他移居伦敦，安定下来从事他的主要著作。他曾打算过把题目限于羅馬城的衰亡，后来决定扩大范围，写整个羅馬帝国衰亡的历史。1776 年，《羅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出版，短期间印行了三版。书中論基督教成长的两章，引起宗教界的激烈攻击。1779 年，他作了强有力的答辯。在此前五年，即 1774 年，他已当选为国会議員。这时美国独立战争已經爆发，法国参战。他在 1779 年为英国政府写了一篇《辯白书》，答复法国的宣言，因此得到首席检察官的賞識，不久获得商业和殖民委员会的优缺。1781 年，《羅馬帝国衰亡史》第三卷出版。次年，商务部被裁撤。吉本虽曾再度当选議員，但已厌弃政治生活。他将自

己所藏书籍，运往洛桑，决意退休继续著书，四年之间（1784—1787年）完成了最后三卷。1788年，在他的生日那天（4月27日），《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第四、五、六卷同时发行。亚当·斯密写信祝贺他，说这部书使他居于今天欧洲文史界的首位。吉本回到洛桑，于1789年写成《回忆录》。1793年返英。次年病逝伦敦。

吉本所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六卷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一至四卷，叙述公元180至641年四百六十年间的历史，占全书篇幅八分之五；第二部分包括五、六两卷，是公元641至1453年八百年历史的摘要。可以见到，他把重点放在第一部分。本书是启蒙时期欧洲史学的代表作品，第十五、十六两章是书中最著名的部分。著者用冷隽的笔调，讽刺并批判了基督教教会，揭示他所认为的基督教成长的原因，指出罗马帝国对它的政策。他认为基督教所起的破坏作用是罗马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

吉本十分重视原始史料，自称“勉力汲水之源；我的好奇心和责任感，常常迫使我去研究原始史料”。他曾遍读希腊文和拉丁文古典著作，自奥古斯都以迄西罗马最后诸帝时期的文献，无不尽览。对十七世纪法国史家梯尔蒙（Tillemont, 1637—1698年）所搜集的关于教会史的史料，十八世纪意大利史家摩拉托里（Muratori, 1672—1750年）所搜集的关于中古意大利的史料，他都充分利用，并参照其他材料进行批判研究。特别在他的前四卷中，能以学力精审见长。后二卷述拜占廷史，在西方学者中可谓拓荒之作，不论在取材和论述范围方面，都不足与前四卷相比。这点为吉本作校注的柏莱已经论及。

在史学观点上，吉本完全是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

产儿。在洛桑求学期間，他嫻熟地掌握了法文，精讀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鳩等人的著作。以后游历巴黎，曾經和狄德罗、赫爾維修、霍尔巴哈等相过从。在英国思想家中，他受洛克的影响很深，而休謨、亞当·斯密，都是和他相知的同时代人。他的书中第十五、十六两章，突出地体现怀疑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作为一个启蒙时代的史学家，他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对欧洲中古时代的历史采取否定的态度。因此他說他的书“描述了野蛮和宗教的胜利”。在他的书中，很少注意社会經濟的发展；他认为历史不过是“比人类的罪恶、愚蠢行为和灾禍的記录少許多一点的”东西；甚至对于政治革命和宮廷陰謀的深刻原因，也都不加探究。他还完全漠視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說“宗教在人民看来总是真实的，在哲学家看来总是虛假的，在統治者看来总是有用的”。这种把人民視为下愚、把思想家視为上智的观点，在本册选譯的第十五章中也有所反映。由于他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他曾露骨地說：“中等階級乃居民中最有用的部分”；他也否認欧洲資產階級国家及其文明有朝一日会崩潰的可能性。

吉本的《羅馬帝国衰亡史》还以文笔优美著称。为了达到这一点，他曾刻苦的錘煉。书中的第一章写了三遍，第二、第三两章写了两遍，而著名的第十五和十六章，則是經過三次的删削修改，把原来約一大卷的篇幅精煉为现有的两章。他的文句含蓄搖曳，从婉約中見深刻，翻譯时极难传其神韻。这部巨著曾譯成多种外国文字，现有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波兰文、现代希腊文、匈牙利文、俄文等各种譯本，影响甚广。

本册譯文第十五章是根据英国劍桥大学教授柏萊校注的吉本《羅馬帝国衰亡史》七卷本（1929年第二版）第二卷第1—75

頁的原文。所有脚注,除注明原注的以外,皆系譯者附加的。

譯 者

《羅馬帝国衰亡史》第十五章

基督教的成長及原始基督教徒的 情操、風习、人数和情况

对于基督教的成长和确立的过程，进行一番公正而合理的研究，可以視作羅馬帝国史的一个很必要的部分。当那个巨大的机体为公然的暴力所侵入，或緩慢的衰朽所腐蝕时，一个純洁而平凡的宗教徐徐潜入人心，在无声无闕和微賤中成长起来，从受到反对中获得新的精力，终于在卡庇托尔^①的废墟上豎起十字架的胜利旗帜。基督教的势力并非局限于羅馬帝国的时期或其境界以內。在歷經十三四个世紀的变迁之后，这个宗教依然为欧洲各民族所信奉，而这些民族又是人类中在文艺、学术和武备方面最卓越的部分。由于欧洲人的勤苦和热忱，基督教已經广布于亚洲、非洲最遙远的海岸；又以他們的殖民地为凭借，它在古人所不知道的世界中，从加拿大直到智利，也牢固地建立了起来。

研究的重要
性

但是，无论这种研究如何有用或如何饒有兴味，它具有两个特殊的困难。教会历史的資料貧乏可疑，使我們无从洞察其最初时期的晦黯。伟大的无偏无倚的原則，又不得不使我們揭露那些自发的布道者和福音信仰者的缺点；对于一个疏忽的观察者，他們的过失似乎已对其所崇奉的信仰投下了一个阴影。可

研究的困
难

① 羅馬小山的名称，羅馬人在其上建立了卫城和神庙。

是只要想到神的启示不仅是由誰給与而且是給与誰的，則虔誠的基督徒的玷辱，和非基督徒的虛妄的胜利，就都会立刻化为烏有。神学家可以从事于一种愉快的任务，随心把宗教描繪为降自于天，披着原有的純洁。史学家則負着一个比較沉重的責任。他必須发现宗教在久居地上之时，已在一个軟弱和墮落的人类中受到了不可避免的錯誤和腐化相混杂的污染。

基督教成长的原因

我們的好奇心很自然地被引向对这样一个問題的探索，即基督教的信仰究竟通过什么手段，对世界上所有已确立的宗教取得这样非凡的胜利。对于这个問題，可以提出一个簡明而又滿意的答案：这就是把它归因于基督教教义本身令人信服的明驗，以及其伟大創造者支配一切的天命。然而真理和理性在世界上鮮有如此順利地为人所接受，而上帝的智慧也时时俯身以凡人的情欲和属于人类的常情常事，作为其执行意旨的工具；因此我們虽須恭順唯謹，不許輕問基督教教会迅速成长的原始原因，但还可以就其次要的原因，进行探索。看来事情大概是这样，基督教教会的成长，曾經受到下列五个原因最有力的支持和帮助：——I. 基督徒的不屈不挠的（以及——如果我們可以用这种形容詞的話——不寬容的）热忱。这种热忱固然是从犹太教得来，但已清除了那种阻碍而非誘导异族接受摩西律法^①的狹隘孤僻的精神。II. 来生教义这一重要的真理，由于每次都能增益其影响和效驗的新的情况而得到进展。III. 为人們所传道的

① 据旧約圣书所說，摩西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三个月后，来到西乃山下。耶和華降臨山頂上，召摩西传授十誡：(1)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2)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3) 不可妄称耶和華你上帝的名，(4) 当紀念安息日，守为圣日，(5) 当孝敬父母，(6) 不可杀人，(7) 不可奸淫，(8) 不可偷盜，(9) 不可作假見証陷害人，(10) 不可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貪恋人的妻子、僕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原始基督教教会的神奇法力。IV·基督徒純朴严謹的品德。V·基督教内部的团结和紀律——它在羅馬帝国中心逐渐成为一个独立而日益扩大的国家。

I. 我們已經叙述了古代世界宗教的和睦,也叙述了极不相同、甚至敌对的民族在接受或至少尊重彼此信仰方面的便利。惟独有一个民族拒不参与人类的交往。許多世代以来,犹太人在亚述和波斯王国的統治下呻吟痛苦,为奴隶中最受蔑視的部分,但在亚历山大继承者的时代,却从卑微之中显露了出来;当他們的人数在东方增加到惊人的程度,其后在西方也是这样的时候就很快引起其他民族的好奇和惊异。他們保持特別的礼节和孤僻的生活方式,其拘謹固执似在标志他們是一个特殊的种族,坦率承认或很少掩飾他們对其余人类的憎恨。安提阿的暴力^①,希律的詐术^②,周围民族的榜样,都沒有能够劝誘犹太人把希腊人的优美神話和摩西的制度結合起来。羅馬人按照普遍寬容的箴言,保护其所鄙視的信仰。溫文有礼的奧古斯都,曾經俯賜詔令,要在耶路撒冷神庙里为他的昌盛献祭;而亚伯拉罕^③后嗣中最卑賤的人,如果对卡庇托尔的朱辟特^④神致以同样的礼敬,就会成为他自己和同胞所憎恶的对象。然而征服者的溫和节制,不足以平息他們臣民的妒嫉偏見;这些人看到那异教标帜无可避免地传入一个羅馬行省,就惊惶恐惧,感到羞辱。卡利

第一个原因。犹太人的热忱

① 塞琉西王安提阿四世(公元前176—164年)企图用武力压制犹太教,他的蛮横行动激起犹太人的反抗。

② 犹太国王(公元前4—公元39年)为撫慰犹太人,他遵从犹太人的习俗。耶穌称他为“狐狸”。

③ 据旧約传说,他是犹太人的始祖。

④ 天神或雷电神,羅馬人敬奉的主要神祇之一。

古拉^①妄图将自己的雕像放置在耶路撒冷的神庙中，为一个畏惧偶像崇拜的衰瀆基于畏死的民族一致反对，因而遭到了失败。他们对摩西律法的忠诚，与对外来宗教的憎恶无殊。热忱和虔敬之流，因限制在一条狭窄的水道中而猛力奔泻，有时还激起了汹涌的怒涛。

热忱的逐渐增长

既然上帝恩允将这一选民的神秘历史启示给我们，则这种对于古代社会是如此可厌或可笑的顽固保守，就具有更为严肃的性质。生活在第二神庙下的犹太人，对摩西的教义特别显得虔敬而拘谨，如果把这点与他们祖先坚持不轻信的精神相比，就更为令人可惊。当律法在雷电轰闪中从西乃山上传授于人世之时；当海潮和行星的运转为了对以色列人的方便而暂时停歇之时；当虔诚受奖，不服受惩，现世果报分明之时——犹太人的祖先却不断背叛他们神圣之王凛然可见的威权，在耶和华的圣所中供置各民族的偶像，模仿阿拉伯人帐篷中或腓尼基城市里所实行的一切荒诞的祀典。及至上天的保佑理所当然地从这个不知感恩的种族撤消以后，他们的信仰就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活力和纯洁。与摩西和约书亚^②同时代的人，曾经漫不经心地目睹这些最惊人的奇迹。而在各种灾患的逼迫之下，因为对于这些奇迹的信仰，后代的犹太人却免于沾染普遍流行的崇拜偶像的风气；这个独特的民族和人类心理一切已知的原则相反，他们接受远祖的传说，较之相信亲身见闻的实证，似乎是更为坚强，更少犹豫。

犹太教之适于防卫，基于征服

犹太教非常适于防卫，它绝不是为了征服而创立的；新皈依的人数可能从未过多地超过背教的人数。神的诺言最初是许与

① 罗马皇帝(公元34—41年)。

② 摩西的助手，传说他领以色列人渡约旦河，攻取迦南土地。

一个家族，特有的割礼也是这样吩咐的。当亚伯拉罕的后裔多如海中之沙时，他们曾从其口中接受一整套律法和祭礼的神，就宣称自己是以色列独有的、全民族的上帝，并且以一种最有妒嫉的爱护，把他所眷爱的民族从人类其余部分分离开来。迦南土地的征服，有许多可惊的血腥情景与之相随；因之，在胜利的犹太人和他们所有邻人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敌对状态。犹太人曾受命铲除某些崇拜偶像最甚的部落，他们对于这一神意的执行，很少因人性的软弱而犹豫。他们不得与其他民族通婚或缔盟；也不得接纳外族参加礼拜会，这种规定在有些情况下是永久性的，相沿弗替，几乎直到第三、第七、甚至第十代子孙。对异族宣讲摩西教义的义务，从来没有作为一种律例来教诲；犹太人也无意以此为自身的责任。

在接纳新分子方面，这个孤僻的民族并不为罗马的宽大政策所动，而是步武希腊人的那种排他的自满。亚伯拉罕的后人是为这种意见而沾沾自喜的：只有他们才是圣约^①的继承者，而他们也惟恐轻易和世界上的异族人分享这一份遗产，因而贬低了它的价值。在与人类的较多接触之中；他们的知识是扩大了，但是他们的偏见却没有得到纠正。每当以色列的上帝获得新的信徒，这多半是因为多神教的一时迁就，并非他自己的传教士积极布道的结果。摩西的教义似乎是为一个特殊的国家和一个单独的民族设立的；如果严格遵守每个男子必须一年三次亲自朝谒主耶和华的规定^②，犹太人也就不可能散布到上帝许的那片窄狭土地^③的境外。耶路撒冷神庙的毁灭，固然把这一障碍给

① 指耶和华与以色列人立约，就是十诫。

② 按旧约圣书，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耶和华说，我要立约，……你们一切男子，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

③ 指迦南，今以色列共和国。

消除了；然而犹太宗教最关紧要的部分，也因神庙的毁灭而牵连在内。异教徒对于一个圣所空无所有的奇闻，久已感到惊异，他们不能理解一个宗教缺少了神庙和祭坛，祭司和牺牲，还能用什么来做崇拜的对象和凭借。可是犹太人甚至在颠沛的处境之中，依然坚持他们那种高傲的独有的特权，避免与陌生人交往，不和他们亲近。他们依然以不屈不挠的毅力，尽其所能，坚持实行其律法中的某些部分。他们那些与众不同的节日、食物以及各种繁文缛节，对于习惯和见解绝对相反的其他民族，都是许多可厌可恶的东西。仅仅那个痛苦的甚至含有危险的割礼，就足够拒绝一个志愿皈依者于犹太礼拜堂的门外了。

基督教较
为宽容的
热忱

基督教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于世界之上，它用摩西律法的力量武装了自己，且又从它的桎梏之下解脱了出来。在新的体系中，犹如在古老的体系中一样，谆谆教诲的是对宗教的真理和上帝的同一性必须有专一的热情；不论现在已经启示给人的关于上帝的本质和意旨是什么，都用来加深人对于这一神秘教义的崇敬。摩西和先知们的具有神性的权威，已被承认，甚至确立为基督教的最牢固的基础。从世界创始以来，连续不断的预言就已宣布了长久期待的救主的降临，并且为之作了准备。依照犹太人粗略的理解，这个救主常常被描写为一个国王和征服者，很少是一个先知，一个殉道者，和神的儿子。由于他的赎罪牺牲，那些属于神庙的不完美的牺牲就立即被结束和废除了。那些徒具形式的仪规，为一个纯粹的精神崇拜所取代，它同样能够适应一切地区和人类的一切情况；而一个比较无害的、用水浸洗的入教礼也代替了用血的洗礼。神的恩惠被普遍地许予自由人和奴隶、希腊人和野蛮人、犹太人和异族人，不复偏袒地限于亚伯拉罕的后裔。凡是能够使皈依者由地下升到天上，以及足以加

强他的信心、保証他的幸福、甚或滿足那种状似虔誠而潛入人心的驕傲的一切权利，依然保留給基督教教会的成員；然而与此同时，所有人类都被許予、甚至被要求接受这一光荣的特惠——这不仅是一种饋予的恩澤，而且是一种强加的义务。于是一个新皈依者最神圣的責任就是在亲友中传播他所受到的不可估量的幸福，告誡他們不能对之拒絕，拒絕就会被視為不服从仁慈的万能上帝的意旨，而这种罪行必将受到严厉的懲罰。

基督教教会之从犹太礼拜堂的束縛中解放出来，是經過一定時間和困难的。犹太的皈依者承认耶穌是他們的古代預言中所讲的救主，尊他为一个德行和宗教方面的先知的教师；然而他們固執地墨守祖先的祭礼，并且意欲把它强加于信徒中人数日益增加的异族人的身上。从摩西律法的神性起源及其伟大創制者的永恒完美出发，这些犹太化的基督徒为此进行了爭辯，而且似乎不无理由。他們肯定指出：如果永恒存在的上帝有意取消那些用以区别他的选民的神圣祭仪，那么，对于这种祭仪的废除不会不如当初宣告时的昭明而又严肃；而且摩西的教义就該被指为一个临时的、仅仅存在到救主降临为止的体制，救主也当把更加完美的信仰和礼拜方式教导給人类，不应有那些多次的把摩西的教义假設或断言为永久存在的声明；还有，救主自己以及在人世上和他交往的門徒，就当向世界宣布废除那些陈旧无用的祭仪，不致使基督教在这么多的年代里和犹太教会的各个教派含糊不清地混在一起，絕不会以他們的躬行实践来认可摩西律法中最瑣細的仪式。像这样一类的論点，似乎都曾經用来为日趨消亡的摩西律法作辯护；但是我們飽学的服圣职者已經孜孜不倦地对旧約全书中含糊的語言和十二使徒的意义不明的行为作了大量的解释。因此，逐漸地闡明福音的体系，十分慎重而和

信仰基督
的犹太人的
固執和
理由

婉地宣告与信教犹太人的意向和偏见不相容的判决，是适当的。

耶路撒冷教会的历史，生动地证明这种谨慎措施的必要，和犹太教对其各个教派在心理上所产生的深刻印象。第一批十五个耶路撒冷的主教，都是受过割礼的犹太人；他们所主持的礼拜会都把摩西的律法和基督的教义结合在一起。对于一个在基督死后仅仅四十天就创立起来的、而且是多年在他的使徒直接监督管理之下的教会，把它的最初传统接受下来，作为正统的准则，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远方的教会时常求教于他们尊敬的“母会”，并在她有急难时慷慨相助。但是当许多富有的教会团体在帝国中的安提阿，亚历山大，以弗所，哥林多^①和罗马诸大城市中成立起来的时候，耶路撒冷从基督徒各个聚居之地所曾引起的对她的尊敬，便不知不觉地减退了。犹太人的皈依者，也就是以后所称的拿撒勒人曾为基督教教会奠定了基础；可是不久他们就发觉自己被那些列名于基督的旗徽之下、从多神论的各种宗教而来的、日益增加的大量信徒所压倒。这些异族人经其特有使徒的赞许，摆脱了摩西祭仪的不可忍受的重累，于是就对他们那些拘泥不苟的同教弟兄，拒绝给予当初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而谦卑乞求的容忍。犹太人的神庙、城市、和公共教义的毁灭，使拿撒勒人感触很深。他们在风俗上，虽然不是信仰上，和那些不虔敬的同胞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而关于这些同胞的厄运，异教徒说是由于上帝的鄙弃，基督徒则更为恰当地说是因为上帝的震怒。拿撒勒人由耶路撒冷的废墟移居到约旦河外一个叫做培拉的小镇，在那里，这个古老的教会于寂寞无闻之中消磨了六十年以上的时光。他们还时常礼謁圣城，从参拜中获得慰

^① 即科林斯，下同。